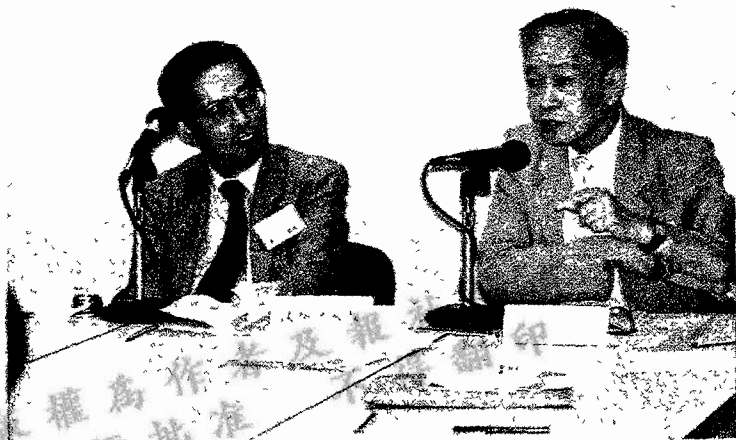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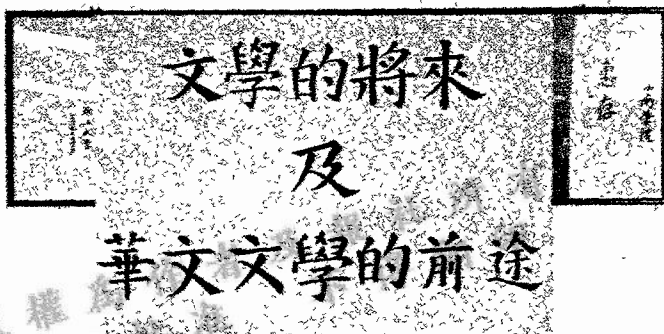
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文學的將來

——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日在嶺南學院〈文學的將來及

華文文學的前途討論會〉上的發言



(右) 劉以鬯

劉以鬯

今天討論的題目是「文學的將來及華文文學的前途」，都是關於未來的事，我祇能根據已知的事實對「文學的將來」作一些推測。

九月十二至十四日，台灣〈聯合報〉刊出以「文學又死了

嗎」的座談紀實，黃維樑先生將這篇報道影印幾份送給朋友，我也得到一份。黃先生這樣做，因為「文學會不會死亡」是大家都關心的問題。

現在，我們在這裏討論「文學的將來」，當然也要討論文

學會不會死亡的問題。

那麼，文學會不會死亡？

我的猜測是：文學會死，也不會死。

這種講法顯然是自相矛盾的，不合邏輯。可是，當我思索將來的文學時，我不能不擔憂事情會有這樣的發展。

關於文學受肉聲藝術影響的情況，鄭伯奇在一九三五年發表的《小說的將來》一文中就指出有聲電影和無線電播音會使詩歌、戲劇、小說等發生激烈的變革。他甚至認為：「所謂『純文學小說』所謂『高級小說』，因為新機械的發達不能不退出藝術的王位了。」他提出這種見解時，電視還沒有出現。後來，電視出現了，幾乎成爲每個家庭的必需品，學者如何恩（J. M. Cohen）就在《西方文學史》中說：小說會因電視的競爭而衰微。此外，白賴恩·約翰遜（B. S. Johnson）也說過這樣的話：「如果一個作家的主要興趣是講故事的話，那麼，最好的地方是電視。」事實上，電視、電影給文學的威脅，祇要是關心文學前途的人，都會注意到的。一九六二年，我在寫《酒徒》序的時候，一開頭就說：「由於電影與電視事業的高度發展，小說家必須開闢新道路。」

後來，電視的影響越來越大，有人甚至擔心文學會被電視淘汰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有不同的看法。我認爲：電視既然不能淘汰電影，電視、電影也不會淘汰文學。我擔心的是：文學可能會被文學淘汰。

說得更清楚些：嚴肅文學可能會被垃圾文學淘汰。「垃圾文學」這個名詞是鄭樹森先生在《聯合報》舉行的座談會上說的。我覺得將文學分成這兩大類，比其他的說法更清楚。

今天，嚴肅文學已被逼在壁角，是鐵一般的事實。正因爲這樣，有人建議嚴肅文學工作者放棄個人風格與表達，向媚俗

的垃圾文學「學習」，與垃圾文學「結合」。這個建議，無異要嚴肅文學舉起白旗，向垃圾文學投降。

問題是：向低級趣味的垃圾文學投降後，嚴肅文學的性質與特點就會隨之消失。

但是，像佛雷德里克·傑姆遜（Frederic Jameson）這樣的學者，在接受唐小兵的訪問時，卻有這樣的看法：「後現代主義所推崇的恰恰是被斥爲『低級的』一整套文化現象。」不但如此，他還作了這樣的解釋：「後現代主義最根本的主題之一就是『複製』。」換一句話說：文學會在後現代主義中高度商品化，失去個人風格，也不需要獨特的表達方式。傑姆遜認爲「後現代主義中美學意義的產品是和商品生產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……」

不過，董鼎山在《文學的「藝術與商業」之爭》一文中則說：「文學是藝術，不是商品。」

雖然如此，董鼎山在談論「藝術與商業」之爭時也表示了他的憂慮。他說：「怕的是此後書的出版將着重於商業性，而忽視作家的創新而無銷路的作品。」

董鼎山的文章是在一九八〇年發表的。現在是一九九二年，單看香港的情形，就可以證明董鼎山的憂慮並不是沒有根據的。據我所知：本港大部分書店與出版社已決定今後少出甚至不出「無銷路」的嚴肅文學作品了。

這種情形要是不改變的話，嚴肅文學終有一天會死亡。到那時，文字商品就會戴上文學的假面具，填補嚴肅文學留下的空位。

這祇是我的猜想，希望這猜想不要成爲事實。

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日